

历代幽默笔记

章明评析

湖南文艺出版社

精选今评



〔湘〕新登字 002 号

历代幽默笔记精选今评

章 明 评析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80,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835-4}{\text{I} \cdot 1462}$ 定价:8.4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自序

这本薄薄的《古代幽默笔记精选今评》是我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陆续编写成的，其中多数曾在《东方文化》杂志、《羊城晚报》副刊和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上发表过。现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慨然允诺把它印出来，并由我的文友弘征先生自任责编，我十分地感谢！

我国历代的笔记作品（其中大多数可以总称之为野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价值恐怕不亚于二十五史。它们大都出自历代士大夫和退休官员之手，因而具有以下几个特色和长处：第一是以当代人写当代事，所写的都是作者的亲见亲闻，因而比较翔实可靠，不像“隔代修史”的正史难免过于粗略，也较少“溢恶”“溢美”的时代局限。二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无关的时人轶事，后来的正史上是绝对不会为它花费笔墨的，只能在野史中找到；而这些往往是颇有价值的东西。三是作者大都是学识渊博、文采斐然的名家

通人，所作的笔记多数都有短小精悍、朴素自然、不事雕琢而笔墨传神的艺术特色，值得后人欣赏品味。

这个野史宝库的价值，人们早已知道了。如何利用它，则各有各的用法。首先是利用它的史料价值：“五四运动”以来的好几辈现代历史学家们在用新的观点撰写中国通史时，没有一个是仅凭正史而不从野史中选取可靠的史料以补正史不足的，这恐怕是野史的最重要的用途。也有人看中了它的文学价值，从中选取一些清新典雅的篇章编入古代散文选或古代小品文选之中，少数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我选取的标准有所不同：首先要求原文具有幽默隽永的艺术特点，所以不考虑人物和故事在历史上有无重要地位。其次是要求原文确实是写史（古人的言行）的，因此，历代文人创作的于史无稽的小说寓言笑话等等都在舍弃之列。其三是要求原文有因小见大、鉴古观今的意义，不但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情世态，而且可以看出它们与今天仍然存在的某些现象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评说中通过古往今来活生生的事例，把封建思想的老根子挖出来。这几条标准看来简单，实践起来却极其繁难，无异于作茧自缚。首先是选材不易，特别费时费工，往往读完一本古人笔记却连一条也选不出。加以自己闻见有限，一介穷书生拥有的书和能够借来的书也不多，这个困难更加难以克服。本来设想至少写一百则，但数年来竭尽所能，也只写成了六十篇左右，这是很遗

憾的。笔者现已年过七旬，精力不济，还有些别的工作要做，暂时不能续写了。如果天假以年，在我八十岁以后当用全部时间博览群籍，再写续编。

我国历代笔记作品浩如烟海，我猜想成集的也可能上千。明代陶宗仪所编的《说郛》收书太少，1984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十八巨册收书较多，是一大优点。但此编体例较乱（如既收个人的集子，又收《太平广记》等类书），选材欠精（有些价值不大的笔记如《淞滨琐话》等也收入了），加以按石印本影印、无新式标点，也不便于阅读。目前各出版社印行的历代笔记选本很多，但我希望有哪个出版社能够出一套以重要作者重要集子为单元的历代笔记总汇。不过这一类的书销量不会太多，恐怕当前没有人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只能俟之他日了。

关于本书写作的体例，我采用的是先照录原文，不加白话翻译，紧接着写下我的评说，而难字难句的注解也附入评说中的办法。这样，具有初步的古汉语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理解了。而且，本书所选的笔记绝大多数都是用很浅显的古汉语写的，更似无附以白话翻译的必要。这个办法是否适当，自然还有待于读者的认可和专家的匡正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于广州

目

录

自 序.....	1
张敞画眉.....	1
洪乔谢赏.....	4
赚得英雄尽白头.....	6
皇帝羡慕状元	10
奔走求第	13
不肯丁忧	16
不服致仕	19
太宗察佞	22
石赤心	24
三足鸟	26
天后览疏	28
元载荐书	30
娄师德训弟	32
以清获罪	34
荆公藤床	37
徒以上罪	41
东坡读书	43

伯夷墓	45
梁山泊	47
种麦养鸡	49
张鹭鹭	51
方士大言(二则)	54
诫虎文	56
万岁山瑞禽	58
君臣狎妓	61
徽宗买鱼	64
囚徒诗文	67
艮岳石	71
士之处世	73
钦定忌讳	76
张居正大轿	78
李状元名刺	81
好睡	84
半日闲	87
神仙酒	89
采石诗	91
重复诗	93
虞子匡戏诗	96
猫有五德	99
造酒法	101
羲皇燃烛	103
不佞神佛	105

杀也要做官·····	107
康熙乾隆之才·····	110
高江村·····	113
煤驼御史·····	115
杖杀优伶·····	117
满朝皆忠臣·····	119
赵友谅官刑·····	121
全冬心与盐商·····	124
再打三斤·····	127
呆县令·····	129
跪求青衿·····	132
宦情之浓·····	135
掌柜捐官·····	138
泄气生员·····	141
要钱不要脸·····	144
梁鼎芬·····	146
星相术数·····	148
泰西制作之巧·····	150
卞宝第设江防·····	152
各以一人试之·····	155

张敞画眉

张敞，字子高，宣帝时为京兆尹。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市无偷盗，天子嘉之。然敞无威仪，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妻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敞终不得大位。

——明·李贽《藏书》

“张敞画眉”的故事在历史上流布很广，后人就把这四个字作为一条成语，比喻夫妻感情笃好，传为佳话。但在西汉时，张敞为他的夫人画眉之事却成了一桩公案，官司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在封建时代，个人是没有隐私权的。一提到“隐私”二字，好像就是指某人有不可告人的丑行或罪行。这种观念，开始是从儒家的“事无不可对人言”的道德标准中引申出来的。然而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坦荡荡”“吾无隐乎耳”，指的是和公众政务和学问研究有关的事情，并不涉及个人私生活。后世的陋儒和小人却把它扩而大之，千方百计刺探他人的生活隐私

和家庭隐私，用来作为攻击他人的武器，甚至也可以当成政治陷害的手段。

张敞，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西汉宣帝时任大中大夫，因得罪大将军霍光，被贬职。后又任京兆尹（首都长安的行政长官）多年，因受人连累，被免为庶人。不久后又起用，任冀州刺史。史称：“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往往表贤显善，不纯用诛罚；直言敢谏，所至有治绩。”可以说，张敞不愧为西汉的一位贤臣能吏。

然而，使张敞在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给夫人画眉的一件小事。此事本来不出闺门之外，却不知怎么被广泛地传扬出去了。但长安居民所说的“张京兆眉妩”这句话并无贬意。妩，通妩字，全句可译为“张京兆画的眉样子妩媚好看”，这分明是赞扬而不是批评。可是朝中某些官僚认为这是丑行，也正是攻击张敞的好材料，于是向宣帝告发。宣帝也居然郑重其事地召见张敞诘问。幸亏张敞敏疾机智，他奏对道：“臣听说闺房内夫妻间的私事，还有比画眉更加过甚的呢！”宣帝听了这句“大实话”，也只好一笑置之。

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保护的状况，在中国存在了二几千年之久，一直延续到现代。“文革”中某些人利用揭发隐私攻击对手的做法，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好转。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习惯势力还残存着，某些弱

者的隐私权还在受到侵犯；另一方面，某些名人却把自动出卖本人的隐私和绯闻当成牟利的手段。如一位明星的“自白录”就卖到一百万元的高价。假如张敞活在今天，他也许就会写一本《画眉寄情》或《画眉秘诀》的书，不但可以获得重酬，而且还可能因此被评为“模范丈夫”。

洪乔谢赏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生，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赏！”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令卿有勋邪？”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元帝，指东晋元帝司马睿。殷洪乔，名羨，字洪乔，东晋长沙太守，后又任豫章太守。《世说新语》中有五六处提到此人，其中一条记道：“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寄书邮！’”别人托他捎信一百来封，他走到途中却把信函都投入水中。这是受人之托而不能忠人之事的缺德行为，在今天必然要受到舆论谴责。但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士大夫崇尚玄学，蔑视礼法，提倡放浪，讲究通脱（即“随随便便”之意），形成了普遍的社会风气，因而人们对这一类的缺德行为不以为怪。相反，还可能因此而出名。阮籍、嵇康、刘伶等七人常常在竹林中集会痛饮，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殷洪乔也一样，在做了这样一件不讲信义的事情以后，也就变

得很有名气了，这名气甚至流传到后世。南昌郡附近的石头渚，据说便是殷洪乔乱丢信函之处，后人就改了地名叫“投书浦”，成为一个古迹。南宋诗人汪彦章作《石头驿记》称：“自豫章邑江而西，有山屹然，并江西出，世以为殷洪乔投书之地。今且千载，而洪乔之名与此山俱传。”如此说来，一个人想要“青史留名”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殷洪乔平时为人放浪通脱，可是在皇帝面前却恭谨得到了迂腐的程度。元帝的后妃生了皇子，群臣都得赏赐，别人只是谢恩而已，惟独殷洪乔还有一番说词：“皇子降生，普天同庆。臣没有功劳，却承蒙赐予厚赏！”这几句话实在有些不成体统了。对比起此君乱丢别人信函的行为来，简直判若两人，可见魏晋时有些人的通脱是有意装出来的。幸亏司马睿也是一个讲究通脱的人，对此不过一笑：“这种事难道还可以让你有功劳吗？”——要是遇到朱元璋那样生性伎刻、臣下一言不合就龙颜大怒的皇帝，殷洪乔还能保全性命吗？

赚得英雄尽白头

太宗偃武修文，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卿相”；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虽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贡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皆以是而晦之。多有老死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我国汉代以荐举征求人才；魏晋南北朝以“九品中正”授官，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不是贵族或士族出身的子弟是很难有机会做官的。隋以后开始实行科举制，唐太宗尤其十分重视，着力推行。

科举制度于是大备。以后历经宋元明清朝代更迭，虽然考试的内容和程序代有变革，但科举之制不但一直沿用，而且愈来愈见推重。这种不靠血统门阀，一般下层贫民也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授官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的，因此引起欧美汉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一位西方学者在他的著作中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有进步意义的，它不但为朝廷求得了人才，而且公平合理地打破了贵族垄断官职，扩大了政权的基础。统治阶层不断地补充了新的血液，同时也缓和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对抗。这些可能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异常巩固、能够延续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我想这位学者的看法是有根据的，然而片面性也很大，完全没有提到科举制度的负面效应。

一般平民都能够通过科举求得官职，确实能巩固封建官僚集团的统治，但同时也阻滞了中国民主思想的萌发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宏观地看，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为朝廷求得人才也是事实，但同时也埋没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全国“操举业”的人数可能数以十万计，而每三年得中进士（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做官）的不过数百人而已。历代帝王就是用这几百个官职作为钓饵，使得众多有志之士老死文场而不悔。唐太宗说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gòu）中”就是弓箭能够射及的范围，也就是说天下

英雄都在我控制之下了。“英雄尽白头”了，自然犯上作乱的人就少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情况有时正好相反。黄巢如果当年中了进士，他也许就不会去当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巢善骑射，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明末的牛金星、清末的洪秀全和洪大全都曾应过科举不得志。这种“科场逼反”的现象，是封建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科举制度最大的负面效应，我以为还在于：正因为一般平民也可以经由科举得官，所以就大大地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体制，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做官意识”。上引《唐摭言》中“虽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皆以是而晦之”等语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说自科举制确立后，其他一切不拘一格的人才都被淹没了。我们试把《史记》与后来历代的正史比较一下：《史记》中有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等，这表明我国自先秦至汉代，社会公认三教九流和工商中也有杰出人物值得为之立传。但在唐宋以后的正史中，这些人才都没有地位了，有资格立传的只有大臣循吏和儒林文苑中人，反正都是和科举有点关系的。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可算杰出人物了，但《宋史》对他一字不提。不仅毕昇，历代的能工巧匠都没有传记。我小时候刚识字，塾师就教我读两首《蒙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问是谁家子，读书人做官。”虽然那时“天子”早已滚下龙庭，科举也废除了几十年，但老黄历仍旧要翻，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后“读书人做官”的现象并无丝毫改变。不但那时，就是今天吧，读书人的“做官意识”仍然相当浓厚。有人说：“当前的市场经济大大淡化了社会上的做官意识。”我看这种估计恐怕过于乐观了。只要“官本位”体制一日不变，官员的特权一日不废，社会上的“做官意识”就一日不会淡化。在当代的知识分子中，钻营求官的、伸手要官的难道还少吗？不久前我就听一位当了领导的知识分子当众说：“自从我踏入仕途以来……”令人听了牙酸不已。最近某单位有一位股级干部提升为副科级，竟喜极而作赋：“告别乡亲父老，我今拂袖上高楼，念天地之悠悠，看来日谁主沉浮！”也许，他将来真的要当大官的。